

晚风·龙光塔

“丁”字河上双桥缘

| 孙晓晖 文 |

前不久,我的初中同学们组织了一次聚会,组织者为此聚会确立了一个主题:“重拾青春年少的记忆”。一群年少时的同学,白头相聚,每个人心中溢满了沧桑、感慨。

我们学校坐落在无锡的南下塘,距著名的清名桥不远,校名叫“遵义初级中学”。这次聚会的是我的一连一排的同学们。校名冠以“遵义”,班级称为“连”“排”,今天的年轻人见了定会一头雾水,要知道,这在当年却是具有革命化、军事化意义的。因当时实行就近入学,同学都是南长街上、下塘,伯渎港两岸以及大窑路一带的平民子弟。

我年少时在伯渎港边生活的那个地方叫高步沿。这里的河道、地形具有典型的江南特色,东西走向的伯渎港在这里汇入南北走向的京杭大运河,两条河在此形成了一个“丁”字,在“丁”字河相距不远处建起两座桥,运河上建了清名桥,伯渎港建了伯渎桥。两座桥古朴而宏伟,像弓着背的两个老人,驮载着来来往往的儿孙。那清名桥石隙里,还长有一些小树、藤蔓,像煞老人的胡须。曾在古镇周庄也见到这样的河与两座桥,俗

称“钥匙桥”(形同钥匙),陈逸飞名画“双桥”就是这格局。“丁”字河、清名桥与伯渎桥展示了浓浓的江南水乡韵味。

家住大窑路一带的居民,但凡上城上班、去学校,都要爬两座桥。离桥稍远些的还要坐渡船摆渡,运河上最后一条渡船本世纪初才消失。坐着渡船遥望双桥,对家乡的眷念像悠悠的流水了无尽头。小时候父亲挽着我的小手过伯渎桥时对我讲过,桥下的这条河所以叫伯渎港,那是为了纪念无锡地区最古老的先祖泰伯,伯渎港就是泰伯在三千多年前,领着先民开挖的。今天看来,它是我们这里最老最老的老物件了,它比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秦始皇开凿的郑国渠都要早许多年呢!远古时代,物力维艰,完成如此工程,泰伯和先民们付出的辛苦劳累无法想象。伯渎港带来的灌溉之便、舟楫之利至今仍泽被江南。

年代久远的东西,总是含有一种神秘信息,站立伯渎桥桥头,眼望桥下潺潺的流水,内心里会生出一种与古人时空交流感悟。今天我们多么像一群远游的归客,漫步年少时的

故地,举目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景物,一阵阵挥之不去的乡愁飘过心头。记得少年的我与运河及伯渎港朝夕相处,夏日傍晚,时常在河边桥头看一条条过船——卖腐乳的绍兴乌篷啦,卖大头菜的常熟木船啦,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些南门外下进城的西瓜船,船家一声声悠长的叫卖声随着流水飘扬,邻家男孩一个猛子扎下去游到船边就偷跑了一个西瓜,女孩就在岸边接应,而后男孩就用手掌一击,瓜破瓢绽,大伙分享嫣红蜜甜,船家大声呵斥却无可奈何。那时我下水游泳的劲头,毫不逊色于男孩,以至于多年后在无锡县为纪念伟人畅游长江而组织的畅游大运河活动时,我被选为学生代表还上台誓师发言呢。

当年运河边的野丫头,如今也步入晚年了,岁月不羁,逝者如斯啊。而今在清名桥头北望,不远处是红尘滚滚的无锡城,在两座桥的周边,原来的许多与当时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店铺设施,如:百货店、小菜场、混堂、老虎灶、酒楼、裁缝店、照相馆、理发店,这些旧时记忆中的东西都不见了,就像被桥下那流淌不息的流水带

走了。当然河水也会不断带来新的东西,超市、书屋、发廊、星巴克,以及许多仅看店名无法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店铺。在已成为无锡著名旅游景点的“运河水弄堂”,满载游客的游船,穿梭往返,桥上是人,桥下是人,上塘街拥挤着人,下塘街还都是人。旅游、购物、观景、品尝美食,一茬一茬的游人,以太平盛世的情怀,每天在这里演绎着相同的故事。在这个充满激情而内心躁动的年代,人们对怀旧、所谓的深刻有了一种厌倦,许多人崇尚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于是旅游大热。

我们在熟悉的街巷漫步,“丁”字河两岸,那些颇具江南特色的粉墙黛瓦,那些古色古香的楼、窗、门、墙,如同一幅有年头的画作,岁月的风云雷电、鸟啭虫吟,包括我们的青春年少,都在上面留下了重重叠叠的痕迹。

岁月荏苒,盛衰起伏,伯渎桥、清名桥、“丁”字河、上下塘,这里的河、桥、街、巷所凝含的江南韵味,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柴米油盐之外的牵挂。

“丁”字河和双桥注定与我结缘一生。

众生·人民路

人生海海

| 韦梦杰 文 |

人每天只会遇见两个人,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别人。在“别人”这个浩大群体里,无数或新或旧的面孔都如过眼云烟一般飘散,但也有几个面孔,哪怕此后再无交集,却驱使着我提笔在纸上记录下与他们平凡的相遇。

一年前,因为实习需要在外地租了个小屋。时间紧迫,我不得不在一天内完成找房、搬家,以及和领导会面的任务。即使父母前来一同帮忙,等找到心仪的住处时,也没有余力再去仔细打扫那间尘封许久的屋子了。为难之际,领我们看房的中介殷勤地说:“要不找个保洁阿姨吧?”彼时已经临近黄昏,大家都已疲惫,便应允了。

中介打了个电话,简单说了下地址和要求。大概过去五分钟,敞开的大门外就出现了一个女人矮小的身影。她一手拎只水桶,里面放着刷子和抹布,还有一些看不出包装的瓶瓶罐罐,一手提着几乎和她个头一般高的大拖把,身上还斜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她实在是太瘦小了,由于两边负重都不轻,走起路来就得左摇右摆才勉强保持平衡。

我看她吃力的样子,赶紧接过她的拖把:“婆婆,这个我来拿。”她立刻露出欣喜的神色,定神看了我一眼,感激地说:“噢,谢谢,谢谢。”然后便撇着一边身子,提着水桶进来了。我的小屋不大,现在却挤着四五个人,进屋后,她明显有些局促,提着水桶也不知道放下,呆呆地站着。

妈妈看到她之后,明显迟疑了一下。我明白妈妈的顾虑。阿婆看上去已有五六十岁,身形却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一般瘦小,从她进门的动作来看,干活也不会太利索。她好像也感觉到了我们的犹豫,急忙说道:“我打扫得慢些,但可干净呢!”

阿婆的手脚确实不太灵活,但人确实

很细心。我看冰箱还比较干净的,她却里里外外擦了三遍。“得擦干净,不然有细菌,吃了坏东西拉肚子。”我知道她是说给我听,连忙说道:“我记住了,阿婆。”擦床板的时候,她又自顾自念叨着:“擦擦干净喽,女儿家都爱干净……”阿婆手上的活不快,但只要是收拾过的地方,一定会焕然一新。

丁零啷啷一阵动静后,小屋一改灰扑扑的模样,显得光彩照人起来。阿婆也开始收拾拖把抹布,准备结束她的工作。手上闲下来,嘴上就更忙了。也许平日很少有人和她这样交流,见我肯搭她的话,说话的兴致特别高,话更多了。没几分钟,我已经知道,她来自南通,老伴腿脚不大好,只有她能出来干点活。她有一个儿子,提到儿子,阿婆脸上就露出满足的笑:“儿子大啦,我出来干活,给他攒钱买房哩!”

阿婆的生活应该过得很辛苦,但说起儿子,她的语气蓬勃积极,充满了干劲。

临走,她又回转身,黑黢黢的脸上,眼睛亮堂堂地放着光,她看着我:“好久没说这么多话了,今天真高兴。”我笑了笑,送她出门。阿婆和来时一样,被重物压得左摇右摆。我跟上去两步,她好像感觉到了,回头朝我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回去。夕阳把她剪成一个更加瘦小的影子,她步履坚定地往前走,没有迟疑,没有疲惫,好像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余生的坦途。

人生海海,称得上伟大的又有几人?多的是你我皆凡人罢了。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为一个普通的目标,过完普通的一生。

而所有的平凡,放到一个个体身上,也许是他一生的追求。

我只道,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英雄。

世家·鹿顶山

同学会

| 王伟 文 |

老许上中学时功课不好,只考上了大专,毕业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10多年,发了财便热衷于搞同学会,从每两年组织一次到每年组织一次,再到每半年组织一次,档次也越来越高级,酒足饭饱之余还要带上大家去酒吧或KTV嗨一把。

老许当年班里有50个同学,每次聚会,他都会一个不落通知到位,包括几个主课任课老师也不例外。

老许也很豪爽,每次好酒好菜招待着,从来不要同学自掏腰包,也不要他们轮流做东。

然而,几年下来,参加同学会的人越来越少,最近的一次只来了6个人。

老许百思不得其解,花了大价钱怎么会成这样子?是嫌招待寒碜?不至于吧,帝王蟹、三文

鱼、五粮液管够!是自己盛气凌人?不可能呀,自始至终对老师同学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是酒后失态?更不会了,他酒量一向不错,但酒桌上从来不超过七成量!

侧面打听下来,老师同学不是说临时加班,就是家里有事,总之没空来。

老婆教了他一招,半年后的同学会订在一家苍蝇馆子,菜肴都是普通家常菜,酒是二锅头和啤酒,提前一个星期在班级微信群里通知,还特地强调三遍:费用AA制。

这一次,老师同学几乎全来了,每人在群里发了100块钱份子给老许。吃完饭各回各家,老许算了下账,居然还赚了300多块钱。

这次老许睡不着觉了,难道不要钱的馅饼不香吗?



回首

插画
戎锋